

【经文信息】大正藏第 14 册 No. 0549

## 佛说光明童子因缘经 4 卷

[卷第一](#)   [卷第二](#)   [卷第三](#)   [卷第四](#)

No. 549

### 佛说光明童子因缘经卷第一

西天译经三藏朝奉大夫试光禄卿传法大师赐紫臣施护奉 诏译

如是我闻：

一时，佛在王舍城，迦兰陀竹林精舍。而彼城中，有一长者，名曰善贤，有大财宝富饶自在，然彼长者，于诸外道尼干陀等，深生信重。长者一时，以彼世因缘故，其妻怀妊。而后一日，世尊于其食时，被袈裟衣，执持应器，入王舍城，次第乞食，渐次至彼善贤长者舍。

时彼长者，远见世尊渐近自舍，即谓妻言：「我今同汝，诣世尊所。」作是言已，即与其妻，前诣佛所。到已白言：「世尊！我名善贤，此是我妻，其人怀妊，日月将满，当所生者，是男？是女？」

佛言：「长者！汝妻胎中，决定是男，其后生已，家族富盛，最上吉祥，现于人中受天胜福，乃至最后，于我法中出家学道，断诸烦恼，证阿罗汉。」

是时长者，即取满钵上味清净饮食，奉上世尊。世尊受已，作如是言：「愿其施者，吉祥安乐。」世尊言已，持所施食，还复本处。

佛去未远，有一外道，是彼善贤先所重者，见佛世尊已，即作是思惟：「岂非今时因此沙门瞿昙，长者于我破本信心，我宜往彼询问其故，沙门瞿昙来何所说？」时彼外道，作是思惟已，即诣长者舍，作如是言：「长者！沙门瞿昙有何愿求，来至汝舍？复作何说？」

长者白言：「我师圣者！我妻怀妊故，乃问彼沙门瞿昙，当所生者，是男？是女？彼谓我言：『定当生男，生已决定家族富盛，最上吉祥，现于人中，受天胜福，乃至最后于我法中，出家学道证阿罗汉。』」

而此外道，本善占相，闻是言已，即取白石，施设算法，算量其事为虚为实。彼设算已，具知其事，如佛所言，实无虚妄。而彼外道，虽知其实，然作是念：「我今若以如实而说，即此长者于彼沙门瞿昙，定生信重，我今宜应语长者言：『瞿昙所说有实有虚。』」时彼外道，作是念已，呼长者妻，近外道前，取左右手，复看手文，及瞻面相。

尔时善贤长者，即白外道言：「我师圣者！先已设算。何故重复看其手文及瞻面相？」

彼外道言：「我适算彼瞿昙所说，及相汝妻，审知其事，少分真实，少分虚妄。」

长者复言：「何者真实？何者虚妄？」

外道答言：「瞿昙所说汝妻生男，此说是实；所言生已家族富盛，此亦是实。然子生时，合有少分火光明事，此子后必坏汝家族，所言最上吉祥，现于人中受天胜福，此是虚妄。长者！汝岂曾闻于人世中受天福者，斯为难以置信，所言于瞿昙法中当出家者，此说是实，以彼衣食因缘所逼切故，而后决定于瞿昙边乐求出家。所言断诸烦恼证阿罗汉者，此是虚妄，以沙门瞿昙法中，决定无有断诸烦恼，证圣果者。」

尔时善贤长者，闻说是事，若虚若实，其心疑惑，即生愁恼，白外道言：「我师圣者！其事云何？我今宜应当何所作？」

外道告言：「长者当令汝子生后，于我教中出家修学，即能普学一切事业。长者！我虽此说，汝自筹量。」时彼外道作是言已，即出其舍。

是时，善贤长者静在一处，审自思惟：「我今一切不能顾惜而悉弃舍，宜设计谋坏所妊子。」作是思惟已，善贤长者即持毒药，涂摩妻腹。

是时，长者左边摩药，子转右边，右边摩药，子转左边，乃至遍腹，无处容受，涂摩毒药，其妻以故，即趣命终。善贤意谓：「母既命终，子亦随灭，而后无人坏我家族，亦复无人得证圣果。」

尔时长者，既见其妻已趣命终，实时涕泪号泣。邻人亲属，来相慰问善贤长者：「汝妻何以忽然命终？」长者报言：「因怀妊故，而忽命终。」亲属邻人来相问已，各还自舍。

善贤长者即自思惟：「我妻已歿，勿置家中，可为施設诸所用物，送尸陀林。」作是思惟已，即为备办所用诸物，将欲出送。邻人亲属知己，复来谓长者言：「汝妻已歿，不须啼泣徒自生恼。」

是时，长者即取青、黄、赤白众色衣服，及珍宝具，而为庄严，长者实时与诸亲属，围绕出送，置尸陀林。

尔时先占相者，外道尼干陀，知是事已，心大欢喜，即持幢盖，严饰而行。于王舍城，周遍巷陌四衢道中，告诸外道尼干陀等言：「汝等知不？沙门瞿昙先言：『善贤长者妻当生子，其后生已，家族富盛，最上吉祥，现于人中受天胜福乃至最后，于我法中出家学道，断诸烦恼，证阿罗汉。』彼虚妄说，今善贤妻，已趣命终，子亦随灭。汝等当知，譬如大树，根既断坏，枝叶华果，其何能得？」诸外道辈，相言告已，心皆欢喜。

诸有清净信者，当知佛世尊者法尔真实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见，无所不解，无所不了，起大悲心，普摄世间。作一护念，施一无畏，已能圆满止观二行，已能成就三调伏事，已渡四流烦恼大海，已能安住四神足行，以四摄法，普摄众生。于长夜中，常念度脱，已能成就四无所畏，断五分结，已出五趣，六法具足，六波罗蜜，悉皆圆满，具足六种佛常行法，开七觉华，成八正果，成就三摩钵底，九先行善，十力坚固，名称普闻十方世界。具足千种最胜自在，于日三时及夜三时，常以佛眼，观察世间，正知见转于众生中，诸所施作。何处若有增？何处若有减？何处若烦恼？何处受极苦？何处若破坏？何处具有烦恼极苦破坏等事？何处施設少分方便？何处施設大方便力？何处施設诸方便事？何处众生堕于恶趣？何处众生得生天界？何处众生得解脱果？何处众生未种善根者？令种善根。何处众生已种善根者？使令成熟。何处众生已成熟者？令得解脱。佛世尊者，具足如是功德，言无虚妄，离诸过失。

尔时世尊，审知时处因缘等事，知其所应放光明时，即从口中，出现青、黄、赤白众色光明，其光周遍，上下照耀。光下照时，所有等活地狱，黑绳地狱、众合地狱、号叫地狱、大号叫地狱、炎热地狱、极炎热地狱、阿鼻地狱，如是等八热地狱，光明照已，悉变清凉。所有疱地狱、疱裂地狱、阿咤

咤地狱、呵呵鑊地狱、虎虎鑊地狱、青莲华地狱、红莲华地狱、大红莲华地狱，如是等八寒地狱，光明照已，悉变温暖，以佛光明最胜因故。

其中众生，蒙光照触，身得离苦，心生适悦，各作是言：「我等以何罪因，堕在此中？今日覩是希有光明。」地狱众生，发起如是清净心时，世尊大悲，复于光中，现变化事。彼诸众生，见所化已，又作是言：「我等今日见是变化希有等相，此处出已，应不复于恶趣受生，以佛光明最胜因缘故，身离苦恼，心生适悦。」作是言已，各发最上清净信心，彼地狱业，皆悉灭尽，即分人天二趣受生。

地狱众生，由是真实，如应得利已，是佛光明，又复上照四大王天、忉利天、夜摩天、兜率天、化乐天、他化自在天、梵众天、梵辅天、大梵天、少光天、无量光天、光音天、少净天、无量净天、遍净天、无云天、福生天、广果天、无烦天、无热天、善见天、善现天、色究竟天。光明上照如是等天已，于其光中，演出无常苦空无我之声，复于光中说伽陀曰：

「譬如大象没泥中，    以勇力故即能出，  
佛教勇猛大力故，    能令生死军摧坏。  
今此正法善调伏，    所行远离诸过失，  
息彼三界广轮回，    灭尽众生苦边际。」

尔时世尊所放光明，各各随往，乃至遍照三千大千世界。而佛世尊，虽放一光，其光收时，随应各异：世尊若欲说过去事，其光即当从佛后隐；若欲说彼未来世事，其光即当从佛前隐；若欲说彼地狱趣事，其光即从佛足心隐；若欲说彼傍生趣事，其光即从佛足面隐；若欲说彼饿鬼趣事，其光即从佛足指隐；若欲说于人趣中事，其光即当从佛膝隐；若欲说彼小转轮王事，其光从佛左手心隐；若欲说彼大转轮王事，其光从佛右手心隐；若欲说彼天趣中事，其光即当从佛脐隐；若欲说彼声闻菩提，其光即当从佛口隐；若欲说彼缘觉菩提，其光即当从佛眉隐；若欲说彼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其光从佛顶门而隐。今佛世尊所放光明，遍照三千大千世界已，其光旋环，却从世尊口中而隐。

尔时尊者阿难，先侍佛边，见此光明，即前合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今此种种妙色最上清净光明，从佛口出，广大照耀，普遍世界，以何因缘，其事如是？」作是语已，即说伽陀曰：

「佛于世间为最上，  
久已远离二语言，  
如世商佉及莲藕，  
如来最胜人中尊，  
如来以自行愿力，  
观察听者乐闻法，  
大智寂默大牛王，  
如来清净一音宣，  
又如大海及山王，  
如来正觉人中尊，  
大智观察因缘事，  
随诸众生所希望，  
安住正因而真实，  
断除憍慢等过失。  
非无因故色自白，  
非无因故光明现。  
现证神通及大智，  
佛人中主欲敷演。  
必说最上妙法语，  
众生疑网皆除断；  
若无因故不能动，  
无因不现光明相。  
如应所作皆利益，  
故现如是光明相。」

尔时，世尊告阿难言：「如是！如是！阿难当知，如来．应供．正等正觉，若无因缘，不放光明。我今将欲诣尸陀林，汝可往告诸苾刍众，谓言：『如来将诣尸陀林中，汝诸苾刍发勤勇者，如应各各被袈裟衣，侍从如来，往尸陀林。』」

是时，阿难受佛教勅，即诣诸苾刍所，到已作如是言：「佛勅诸苾刍，如来将诣尸陀林中，汝诸苾刍发勤勇者，如应各各被袈裟衣，侍从如来，往尸陀林。」尔时，尊者阿若憍陈如、马胜、嚩涩波、大名、跋捺哩迦、舍利子、目干连、迦叶、满称等，诸大声闻众，受佛勅已，即如常仪，被袈裟衣，来至佛所。

尔时，世尊与诸大众，前后围绕，诣尸陀林。所谓善调伏者，调伏众围绕；解脱者，解脱众围绕；安隐者，安隐众围绕；律仪者，律仪众围绕；应供者，应供众围绕；离贪者，离贪众围绕；妙相端直者，妙相端直众围绕。

犹如牛王，牛众围绕；又如象王，象众围绕；如师子王，众兽围绕；如彼鹅王，鹅众围绕；如金翅鸟王，金翅鸟众围绕；如婆罗门，学众围绕；如大医王，求疗者围绕；如勇猛将军，众围绕；如大富者，财宝围绕；如大商主，商众围绕；如最上首者，多人众围绕；如小国王，臣佐围绕；如转轮王，千子围绕；如月天子，众星围绕；如日天子，千光围绕；如持国天王，干闥婆众围绕；如增长天王，鸠盘荼众围绕；如广目天王，龙众围绕；如多闻天王，夜叉众围绕；如毘摩质多罗阿修罗王，阿修罗众围绕；如帝释天主，三

十三天众围绕；如大梵王，梵众围绕；如底弥啰，鱼现大海中；如爰鞞云将降大雨，周匝诸云皆悉围绕。

如来诸根，调柔善顺，威仪端俨，离缺失相，如大象王七支拄地平正圆满，离诸过失。如来具足三十二相、八十随好，殊妙庄严，清净体相，无能胜者，圆光炽盛，广大照耀，如千日中一光明现。又如宝山高显而出，一切最胜，普遍贤善，十力四无所畏，三不护三念住，及大悲等，诸功德法，皆悉具足。

是时，复有无数诸苾刍众，及无数百千人众，周匝围绕，随佛行诣尸陀林中。佛所行时，有十八种法，而可称赞。何等十八？一、无火怖；二、无水怖；三、无师子怖；四、无虎怖；五、无海难怖；六、无他军怖；七、无贼盗怖；八、无王难怖；九、无恶人怖；十、无关税津渡道路等怖；十一、无人怖；十二、无非人怖；十三、无非时怖；十四、天眼天耳如实见闻；十五、施設光明广大照耀；十六、于法自在；十七、于人自在；十八、无病恼等。如是善法，佛所行时，皆悉具足。

尔时，复有无数百千天人，各各来集，随从世尊，往尸陀林，观佛世尊所应作事。

## 佛说光明童子因缘经卷第一

## 佛说光明童子因缘经卷第二

西天译经三藏朝奉大夫试光禄卿传法大师赐紫臣施护奉诏 译

尔时王舍城中，有二童子：一姓婆罗门；一姓刹帝力，其刹帝力童子，名曰寿命。

是二童子，从王舍城出，于其路左，共为戏剧。彼寿命童子，久发正信；婆罗门童子，不具正信，乃谓寿命童子言：「我闻世尊先说：『善贤长者妻当生子，其后生已，家族富盛，最上吉祥，现于人中受天胜福，乃至最后，于我法中出家学道，断诸烦恼，证阿罗汉。』彼善贤妻，已趣命终，子必随灭，长者亲属，送置尸陀林中。我知是事，岂非世尊说妄语邪？」

时寿命童子，即为婆罗门童子，说伽陀曰：

「日月星宿可坠地，    山石从地可飞空，  
海水渊深可令枯，    佛语决定无虚妄。」

是时，婆罗门童子闻是伽陀已，谓寿命童子言：「汝或不信，我今同汝，往尸陀林，审观是事。」

于是，世尊从王舍城，次第而行。彼二童子，犹在路左，共为戏剧。时寿命童子，遥见世尊大众围绕，以宿善根故，即说伽陀曰：

「希有大牟尼，    离诸动乱相，  
人天大众俱，    次第而围绕；  
以师子吼音，    能破诸外论，  
善断众疑网，    最上难得见。  
佛往尸陀林，    威仪相可观，  
如风飘密雪，    清冷而遍空。  
释迦牟尼尊！    现光明变化，  
刹那瞻覩者，    随应获利益。」

尔时，摩伽陀国主频婆娑罗王，闻「佛世尊先说：『善贤长者妻当生子，其后生已，家族富盛，最上吉祥，现于人中受天胜福，乃至最后，于我法中出家学道，断诸烦恼，证阿罗汉。』彼妻已趣命终，长者亲属，送尸陀林。今佛世尊，与诸大众围绕，亦诣尸陀林中。」王闻是已，即自思惟：「我佛世尊，若无义利，而辄不往彼尸陀林，将非善贤之妻死而复生，世尊往彼欲为施作诸利益故？我今宜应往观是事。」是时，频婆娑罗王作是思惟已，即与耆旧、大臣、宫嫔、官属围绕而出。

王出城时，彼二童子，尚居路左，共为戏剧。彼寿命童子遥见频婆娑罗王已，实时前诣，说伽陀曰：

「最胜摩伽陀国主，    臣佐围绕出王城，  
发起决定净信心，    一切人众皆欢喜。」

是时，佛及一切人天大众、频婆娑罗王，乃至寿命童子等，咸悉至于尸陀林中。

尔时世尊，即从口中，放净光明，普照众会。时彼先占相者，外道尼干陀等，亦在会中，覩佛世尊放光明已，即作是念：「今此沙门瞿昙，于大众中，现光明相，岂非善贤之子不命终邪？」作是念已，谓长者言：「长者！我观沙门瞿昙现光明相，必是汝子存而不没？」

善贤长者白言：「我师圣者！此事若然，我当云何？」

外道告言：「长者！汝子若存，当令入我法中普遍修学。」

尔时，长者将焚其妻，先已积薪，并所用物，置尸于中，举火以焚，火焰既发，即从脐间，渐次破裂，中出莲华。于其华中，有一童子，端然而坐，面貌端正，色相殊异。是时会中无数大众，悉覩是相，叹未曾有，诸正信者，忆佛前言诚无虚妄。时彼外道尼干陀，观是事已，心生苦恼，敛然而住。

尔时，世尊即告善贤长者言：「长者！汝今收此童子，护持养育。」

时外道尼干陀，窃观长者面相已，谓言：「长者！焚尸火中，忽出童子，于一切事，皆不吉祥，汝今不应收归养育。」时善贤长者，即不肯受。

是时，佛告寿命童子言：「汝宜收此童子护持养育。」

时寿命童子，先审思已，后白佛言：「于我舍中，无处容受，设得此子，非我所宜。」

时善贤妻焚烧已竟，以佛光明威神力故，火自息灭。于刹那间，天降细雪，自然清冷，收置余薪，净其焚地。是时，火中出者童子安然而住。

于是，世尊普告寿命童子等言：「汝等有正信者，勿学外道邪异诳乱，当住正念。」

寿命童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于王族生，亦于王族老，我身清静，犹如牛头妙栴檀香，等无有异，我实不知外道邪异诳乱等事。」

是时，世尊又复告彼善贤长者言：「今此童子是汝之子，汝可收归护持养育。」

彼善贤长者，邪见坚固，不行正道，实时又复窃观外道尼干陀面。

彼外道言：「善贤长者！汝宜审思，今此童子，火中遗残，大不吉祥，虽火不烧，而相岂善？汝若收归，决定令汝家族破坏，又复于汝命不相益，及于汝身为多损恼，凡所欲事，不得和合。深自筹量，无宜后悔。」长者闻外道言已，复不肯受。

尔时，世尊即谓频婆娑罗王言：「大王！汝今收此童子，王宫养育。」时频婆娑罗王受佛教勅，即速起身曲躬伸手取其童子，普遍观瞻已，即白佛言：「我依佛勅，收归王宫。然此童子，作何名字？愿佛世尊，善为安立。」

佛言：「大王！今此童子从火中得，应为立名号火光明。」

尔时，世尊于大众中，以此童子，付授频婆娑罗王已。实时观察审知频婆娑罗王，及诸会众，若体若性，心所乐欲，如其所应，广为说法。是诸会众，得闻法已，中有多百人，发起最上清净正信，有证须陀洹果者、有证斯陀含果者、有证阿那含果者、有证阿罗汉果者、有能进发暖位善根者、有能进发顶位善根者、有能进发忍位善根者、有发声闻菩提心者、有发缘觉菩提心者、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、有发归依摄受心者、有于学句起摄受心者。如是会众，以佛功德及正法力，众和合事，随其所应，咸得利益。

尔时频婆娑罗王，即离佛会，将此童子，还复王宫。是时大王召八宫嫔，以为八母；二为养母，使令恩养；二为乳母，使令乳哺；二为净母，使令灌漑；二为戏母，使令伴习戏翫。如是王勅八母，付其童子，自乳哺中，至于成长，或乳或食，及余所须。于昼夜中，抚怜恩育，无令阙失。后渐长成，如清净池一莲秀出，爱护存惜，其义亦然。

乃至后时，光明童子，有一舅氏，久持财物，出外商贩，渐历岁年，未由还复。忽于一时，外闻人说：「我妹怀妊，佛为记说：『定当生男，其后生已，家族富盛，最上吉祥，现于人中受天胜福，乃至最后，于我法中出家学道，断诸烦恼，证阿罗汉。』」时彼舅氏，闻此语已，即速聚收商贩财物，涉远赍持，还归自舍。既至舍中，知妹已歿，悲号啼泣，审自思惟：「外先所闻佛记我妹定当生男，乃至断诸烦恼，证阿罗汉。今妹既歿，佛虚设言，岂佛世尊亦妄说邪？」作是念已，即往邻家，询问其故，谓邻人言：「我出外方商贩始还，先闻人说，我妹怀妊，佛为记言：『定当生男，其后生已，家族富盛，最上吉祥，现于人中受天胜福，乃至最后，于我法中出家学道，断诸烦恼，证阿罗汉。』我闻是说，欢喜而归。泊至家中，妹已亡歿，佛所设言，岂非虚妄？」

是时邻人，即谓舅氏，说伽陀曰：

「星月可处地，    山石可飞空，  
    大海可令枯，    佛语诚无妄。」

时彼邻人说伽陀已，复谓舅氏言：「世尊所说实无虚妄，汝妹亡歿，然有其因。以善贤长者信外道言造杀害业，由杀因缘汝妹亡歿，光明童子有大威力，火不能烧莲华中出，而今在彼频婆娑罗王宫中养育。」是时邻人，具以前事，告其舅氏。

时彼舅氏，闻此语已，即还家中，谓善贤长者言：「长者所为，不依理法，以何事故，我妹致终？然我审知我妹怀妊，汝设计谋，不全生产。汝以邪见，信受外道，起杀因缘，杀害我妹。光明童子有大威力，火不能烧，莲华中出，今在王宫，此实非理。汝可速诣王宫于今日中取童子归，斯为甚善。若不然者，我必与汝作不和合，我即当持白灰，于街巷路陌四衢道中，乃至随处，遍散其地，普令地白，使人惊异。我当唱言：『善贤长者杀害女人，我妹先因此人坏命。光明童子今在王宫，王亦今时作无义利。』我于随处，必作此说，汝自筹量，无贻后耻。」

尔时，善贤长者闻此语已，心生忧恼，作是思惟：「如舅氏说，将非实邪？若实然者，我必怀惭。」作是思惟已，即诣王宫。既至王所，跪拜伸敬，具以前事而白王言：「大王！我尚轻小，王最胜上，若不与其童子，恐谤于王，愿王今时与此童子。」

王言：「长者！我本无心取此童子，是佛世尊付授于我，若非佛勅，我岂取邪？汝若欲取此童子者，今自宜应往诣佛所，具陈斯意。」

是时，善贤长者即出王宫，往诣佛所。到已，白佛言：「我有亲属，从外来归，彼谓我言：『光明童子今在王宫，于今日中，速令取归斯为甚善。若不然者，彼不和合，乃至当于四衢道中，唱言：『善贤杀害女人，我妹先因此人坏命。光明童子今在王宫王亦今时作无义利。』』我以是事，适诣王宫，取彼童子。王言：『先因佛令收养。』故我来此，愿佛令王还我童子。」

尔时世尊，知是事已，观其善贤长者，今时若不得此童子，苦恼逼心，无有是处，定当呕血而趣命终。佛大慈悲，为作救护，即告尊者阿难言：「阿难！汝可往诣频婆娑罗王宫，如我辞曰：『佛问大王得无病不？今有一事，

当听佛言：「善贤长者来取光明童子，王今宜应速当授与。善贤长者若不得此童子，苦恼逼心，无有是处，定当呕血而趣命终。」』王悉是事，应如佛言。」

是时，尊者阿难承佛圣旨，实时往诣频婆娑罗王宫，到已见王，如佛辞曰：「佛问大王得无病不？今有一事，宜听佛言。善贤长者来取光明童子，善贤若不得此童子，苦恼逼心，无有是处，定当呕血而趣命终。大王应悉是事，宜速付授。」

尔时，频婆娑罗王受佛勅已，即作是言：「大德尊者！回至佛所，愿传我语：『频婆娑罗王稽首世尊足下，致敬问讯世尊，如佛教勅，我已听受。』」是时尊者阿难即出王宫，回至佛所，具如王言，白佛世尊。

时频婆娑罗王，即速宣召善贤长者，到已谓言：「善贤！今此童子久在宫中，护持养育，八母看待，乳哺依时，我心爱怜，过甚亲子。今虽佛勅还付于汝，然汝亦当体我心意，日日三时，汝自将来，我欲观视。」

善贤长者敬受王命，即白王言：「我受王勅，敢不遵承，日日三时，将诣王所。」

是时，频婆娑罗王即以众宝妙庄严具，铍饰大象，令光明童子乘此宝象，别勅臣佐，而令伴送至长者舍。而后长者，日日三时，送至王宫，王亲观视光明童子，凡所施作，皆如理法。

乃至后时，其父善贤，趣命终已，光明童子即为家主，既嗣家业，转复精进，信佛、信法、信苾刍众，归佛、归法、归苾刍众。

其父善贤长者，于此方处，先造杀业；光明长者，今为其父，修营福事，乃于自舍，常时备办，四事丰足，承事供给四方苾刍，乃至将来结集世尊正法藏者。上首耆年，诸大声闻，亦常供给所须供养。光明长者于王舍城，修如是等，种种福事，悉为其父，而作利益。

尔时，有一商客，是彼善贤长者先同商贩，故旧伴侣，久在外方，商贩未还，素念此人不造善业，又复闻知今已亡歿，子名光明，嗣为家主。其光明长者信佛、信法、信苾刍众，归依三宝，如理所作。时彼商客，闻是事已，伤念善贤，庆快光明长者，即以上妙牛头旃檀之香，造一大钵，满盛众宝，

远从外方，遣人持来，遗彼光明长者，以为信记。又令来人传如是言：「所愿长时记念不忘。」

是时，光明长者即以呪句，而加护之，其呪所谓：

「计那唧啞咤夜囉(一) 室咤夜囉(二) 羯哩迦咤计那囉(三) 仡哩系[怡-台+(日/工)]咩(四)」

说此呪已，复作是言：「如是宝钵，若沙门、若婆罗门、若大威力诸神通者，当受此钵，如应得乐。」如是加持已，即持此钵，出王舍城，先于路左，立一大柱，彩绘庄饰，上复悬铃，置钵于下，永为标记。

是时，有诸外道如彼常法，于明旦时，诣河洗浴，经由路次，见此宝钵，实时问彼光明长者言：「长者！汝安此钵，当何所用？」

光明长者具以元因告诸外道。彼外道言：「诸有清净沙门释子，堪受此钵，余无力能而堪受者。」外道言已，随处而散。乃至后有耆年大德、诸苾刍众，入王舍城，持钵乞食，亦于路左，见此宝钵，即乃问彼光明长者言：「汝安此钵，当何所用？」

光明长者亦以元因，广如前答。诸苾刍言：「长者！今此宝钵，非我等受，当持奉佛，即能增长善利，灭诸罪垢。」时诸苾刍如是言已，随处而散。

## 佛说光明童子因缘经卷第二

## 佛说光明童子因缘经卷第三

西天译经三藏朝奉大夫试光禄卿传法大师赐紫臣施护奉 诏译

尔时，尊者十力迦叶，游行到彼置宝钵所，见是事已，即诣光明长者舍，问长者言：「汝置宝钵于其路左，当何所用？」光明长者即以前缘，具白尊者。

是时，十力迦叶作是思惟：「我闻善贤长者信重外道，先造杀业，光明长者今于此地为作福事，我今不应弃此钵去，宜现神力，令光明长者圆满志

愿。」作是思惟已即以神力，舒其右手，譬如壮士屈伸臂顷，取其宝钵，持还所止。

时诸苾刍见十力迦叶持宝钵来，咸共白言：「尊者！汝于何处而得此钵？」十力迦叶具以前事，告诸苾刍。时诸苾刍又复白言：「尊者！汝为此钵故，所现神力，如法仪不？」十力迦叶言：「诸苾刍！设如法仪？不如法仪？我已施作，今复云何？」

时诸苾刍具以其事，即共白佛。佛告诸苾刍言：「若非时处，及无义利，不应辄现神力等相，所现非宜，必生过失。」

尔时，世尊即以神力，化出四钵：一、金；二、银；三、吠琉璃；四、颇胝迦。化此四已，又化四钵：一、鍮石；二、赤铜；三、白铜；四、木。如是化已，将前四钵次第安布，将后四钵亦复安布，一一钵中，满盛上好可食香药，送置一处，令苾刍众所应受者随意而取。于后，佛摄神力钵亦不现。乃至后时，光明长者天中胜福，吉祥相现，殊异等事，时时自出。

是时王舍城、瞻波国，二界中间，有标记柱，彩绘庄饰，下有二钵：一、铁；二、瓦。是钵先加持已，安置于此二界。不远有一税场，诸商贩者输纳王物。有一守税人，诸子眷属，财帛具足，然不修善，于税场所，而忽命终，作大恶夜叉，亦在彼方，守护税场。诸子一夜梦夜叉言：「可于彼地标记柱上悬一大铃，凡诸商人经此税场，若有税物隐而不纳，其铃自动。守税人知，即速追集，重复搜捡，获所税已，而乃放去。」诸子得梦，至明旦时，即与亲属，往税场侧，寻见其柱，乃依所梦，悬铃于上。

尔时瞻波国中，有一居家婆罗门，名曼[宁\*也]怛谟，营贸为业。忽于一时，与自妻室，同在一处，妻谓夫言：「我今共汝营谋家业，滋彼财谷，以备所须，岂可安然都无营作？汝今宜应往市肆中，买[迭\*毛]华蘘极妙好者，我当为汝织成白[迭\*毛]，持出贸易，岂无利耶？」时婆罗门如其妻言，买得持归，妻乃设以机织之具，次第敷置，缉织其[迭\*毛]，是蘘细软，妙好无比，布以经纬，致密细均，如是勤力，织成其[迭\*毛]，即谓夫言：「今此白[迭\*毛]，上妙细软，价直千金，汝可持出外，若有人酬千金价，当可授与。其或价直不满千金，汝应随处，可出轻言，是处无人而能辩识此妙细[迭\*毛]。」唱是言已，即当持往他处贸易。

尔时，曼[宁\*也]怛谟婆罗门具如妻言，持此细[迭\*毛]，入市贸易，竟无有人酬千金者。忆妻所说，乃唱是言：「瞻波大城无有一人识此细[迭\*毛]。」言已持归，与妻同议，此既无人酬是价直，宜往他国，必有识者，更相告已。

时婆罗门复将一段曾所著者，同前新[迭\*毛]，置伞柄中，随商人众，隐覆而行，渐出本国。适王舍城，经彼二界所有税场，是诸商人，既至彼已，置随行物，聚集一处。时守税人，次第搜捡，彼诸商人，即各以其所应税物，输纳于王。众中唯有曼[宁\*也]怛谟婆罗门，隐覆先置柄中白[迭\*毛]，而不输纳，独在一面。

是时税场之侧，先所安立标记之柱，其所置铃，自然作声。彼守税人，即知众中有隐税者，乃谓商主言：「今此柱上铃自作声，非风吹动，非人摇击，我已审知，汝此众中，岂非有人隐覆税物不输纳邪？」时守税人即速呼集，重复搜捡，于此众中，不见一人有其税物隐不纳者。时诸商人，互相知悉无税物已，咸欲前进，铃又作声。如是数四，累细捡覆，无隐税者。商主乃谓守税人言：「我此众中无隐税者，必是他众私隐前去。」作是言已，众共佥议，谓是此一婆罗门，隐覆税物。

乃至最后，彼守税人于曼[宁\*也]怛谟婆罗门处，执而不舍，坚求其税。时婆罗门言：「汝今何故而相谋执？汝已显见我实无物，若有少物隐不纳者，罄我所有，悉以输税。」作是言已，铃又作声。时守税人祇于此婆罗门处，委细搜捡，乃谓彼言：「咄！婆罗门！汝今何故，坚隐税物，而不肯纳？汝今闻此铃声频震，是事希有，汝今当知，此柱之下，必有天神，而作加护，汝宜输物无自贻咎。」

婆罗门言：「天神加力，我信是实。」言已于伞柄中，出其白[迭\*毛]示守税人，作如是言：「此即是我所隐税物，汝宜收之。」

时守税人受此[迭\*毛]已，谓婆罗门言：「既不输王，非我所受，回奉天神。」言已持[迭\*毛]挂于柱上，复谓婆罗门言：「我已挂[迭\*毛]，奉彼天神，汝或欲者，当自取之。」时婆罗门即取其[迭\*毛]，而乃前进，于一静处，亦复如前安伞柄内，隐覆而行，渐次入于王舍城中。

时婆罗门显张其[迭\*毛]，货于市肆，冀望有人酬千金价；如是周行，竟无有人酬千金者。时，婆罗门作是唱言：「王舍大城，无人辩识此妙细[迭\*毛]。」唱是言时，光明长者乘以宝象，方从王宫，还归自舍。适闻此语，而

忽惊愕，实时暂住，谓婆罗门言：「汝今何故于此城中，出轻易语？」彼婆罗门，实时无答。光明长者言：「汝宜具说此事元因。」

婆罗门言：「我从本国，持此二段上妙细[迭\*毛]，而来贸易，若人酬我千金价者，我即与之，我已周行，无人酬价。」

光明长者言：「汝可持来，我暂观视。」时婆罗门即随长者，至于舍中，乃展其[迭\*毛]，示于长者。长者见已，即能辩识，乃谓婆罗门言：「今此二[迭\*毛]，一新一故，故者酬汝五百金钱。」

婆罗门言：「长者所酬，其价未当。」

光明长者言：「我今现见，此是故物，浣濯乃新。」长者实时将此故[迭\*毛]，于重楼上，自空投下，其[迭\*毛]体重，即速坠地。光明长者复谓婆罗门言：「余一新[迭\*毛]，我欲观视。」时婆罗门，即取新[迭\*毛]，持授长者。长者观已，亦复如前，向空投下，其[迭\*毛]体轻，良久徐徐方乃坠地。

彼婆罗门即生信重，乃作是言：「光明长者有大威力，今此细[迭\*毛]，若新若故，我悉奉汝，不取其价，汝当受之。」

长者答言：「我家巨富，汝历艰辛，安可无名受汝此物？我今各与汝千金钱，鬻我二[迭\*毛]。」时婆罗门得其价已，持还所止。

光明长者先以故[迭\*毛]，授彼家僮，后将新[迭\*毛]，自作净巾，而常受用。乃至后时，光明长者用是巾已，向日[日\*杀]曝。

是时，频婆娑罗王臣佐围绕，方欲上殿，忽为暴风，飘其浴巾，落于王前。时频婆娑罗王，谓侍臣言：「今此细[迭\*毛]，从何所来？唯应王者，乃可受用。」侍臣白言：「大王曾闻，转轮圣王临位七日，天雨黄金，王今统临，天雨细[迭\*毛]，后必非久亦雨黄金。」

王言：「汝等知不？我闻佛记，光明长者现于人中受天胜福，今此细[迭\*毛]，必应是彼所用之物，风飘至此，可召其人而还授之。」

是时，光明长者即至王前，王言：「长者！佛先记汝，现于人中受天胜福，今此细[迭\*毛]，必汝所有，今还授汝。」

时，光明长者鞠躬伸手，捧受其[迭\*毛]，受已观见，是己所有，即白王言：「此是我家所用净巾，适因曝于日中，风飘至此，其事如实。」

王言：「长者！佛记于汝，受天胜福，吉祥相现，佛语谛诚，其事如是。」  
又言：「长者！汝今胜相若此，何不请王于汝舍中，暂一观视？」

长者白言：「愿王今时幸我小舍。」王言：「长者！汝可先还备诸饮食。」

长者白言：「大王！受天福者，不假营造自然成办，愿王临幸。」

尔时，频婆娑罗王即与臣佐围绕，出诣光明长者舍。长者前导，王至彼舍，于其外门，见守门婢，色相殊异，王乃暂住，长者白言：「大王何故住而不进？」

王言：「长者！我见汝妻，故乃暂住。」

长者白言：「此非我妻，是守门婢。」

王即前行至中门外，又见一守门婢，王复不进，长者白言：「王复何故住而不进？」王同前答。长者白言：「此非我妻，亦是守中门婢。」

王即前进入于中门，见摩尼宝地上，有虫鱼流水之相，王意谓是池沼，在此亦复暂住。长者白言：「大王何故住而不进？」

王言：「此处有水，故不前进。」

长者白言：「大王！此处无水，是摩尼宝所成之地。」

王言：「长者！若是宝地，何故有诸虫鱼流水等相？」

长者白言：「大王！上有旋轮雕镂虫鱼等相，下是摩尼宝光映照故尔。」王虽闻是说，犹故未信，实时取自指环，前掷于地，环击地声，王乃信是摩尼宝地。

时频婆娑罗王既入其舍，处师子座。时长者妻出拜王前，而忽泪下。王言：「长者！汝妻何故见王垂泪？」

长者白言：「大王！妻拜王前，何敢垂泪？但为王所著衣有木烟气烟熏目故，而忽泪下。是故，大王！受天福者，所欲饮食，有如意宝，自然能出。」

尔时，频婆娑罗王在长者舍，住经七日忘还王宫。时诸臣寮，共诣阿阇世太子所，白言：「太子！王在光明长者舍，经今七日，于国政事，有所妨废，太子宜往请王还宫。」

时阿阇世太子，即诣光明长者舍，白父王言：「我王何故忘还王宫？于国政事，有所妨废。」王言：「我在此舍，始经一日，国有政事，汝岂不能暂代吾治？」

太子白言：「父王当知，住于此舍，已经七日。」

王闻是语，顾视光明长者问言：「实不？」长者白言：「实尔，大王！已经七日。」

王言：「长者！汝此舍中，观于何相，以分昼夜？」长者白言：「华开华合，以分昼夜；异鸟和鸣，及不和鸣，以分昼夜；摩尼宝珠光现不现，以分昼夜。其或有华合而非夜，有华开而非昼；有珠光隐而非夜，有珠光现而非昼；有异鸟寂然而非夜，有异鸟和鸣而非昼。」

时，频婆娑罗王闻是事已，即谓光明长者言：「我信佛语，真实无妄。佛所说汝现于人中受天胜福，其事如实。」时频婆娑罗王言已，出长者舍。

彼阿阇世太子，方出舍时，私窃取一摩尼宝珠名扇恒俱，授一侍人，还王宫已，召而谓言：「适所授汝摩尼宝珠，汝可持来，我欲观视。」侍人开手欲奉太子，其珠不见，实时白言：「不知此珠失于何处？」是时太子，即将侍人而行捶打。

光明长者以天福力，即知其事，来问太子言：「何故捶打此侍人耶？」

太子答言：「我适汝舍，盗摩尼珠，授此侍人，今忽隐讳。我已作盗，此复转盗，其罪愈甚，故行捶打。」

长者白言：「汝取我珠，此不名盗，今既不见，亦非他盗，此珠现今复在我舍。何以故？受天福者，方可用故。太子若复别有所欲，悉当奉汝，我无所悞。」

时阿阇世太子，心生疑念：「我今于此长者，未有希取，将来我父频婆娑罗王命终已后，我乃求彼财宝诸物。」作是念已，阿阇世太子与提婆达多，结构异谋，害父王命。

乃至后时，杀其父已，自行灌顶，处于王位，乃召光明长者而谓言曰：「长者可为我兄，欲就汝舍而共居止，凡有所须，汝应给我。」

时光明长者作是思惟：「频婆娑罗王正法治世，此人猛恶又复勃逆杀其父王，私自灌顶处于王位，今于我前，出矫诬语。欲止我舍，我应随顺，我若违彼，必因此人，坏我家族。」作是念已，白言：「大王！我知汝心，必有所欲，愿就我舍，凡有所须，随意受用，我当于后却往王宫。」

阿阇世王言：「若能如是，乃为甚善。」作是议已，是时大王先诣其舍，长者还复来诣王宫。

长者所有天人吉祥胜相，宝藏诸物，长者行处而悉随至。彼阿阇世王在长者舍，见珍宝藏，七遍出现，七遍隐没，作是思惟：「今此舍中，宝藏诸物，必随彼去，我不能得。我今宜应别设异谋，潜遣数人极凶恶者，同载一车，往光明长者所，盗窃珍宝。」彼人到已，巧设计谋，伺行盗窃。

时光明长者，在高楼上，侍女围绕。时诸侍女见此车中所载之人，先已默识是凶恶人，来作盗窃。侍女见已，笑指而言：「此是凶恶盗窃之人。」是时，长者忽闻笑言：「具知其事。」于是诸人隐之终夕，至明旦时，多人共见，咸唱是言：「阿阇世王是恶逆人，杀害父王，今复遣诸恶人，来长者所，偷窃珍宝。」

时，阿阇世王知是事已，即遣使人，来光明长者所，谓言：「长者！何故多人轻谤于我？」

时光明长者知王意已，即速驱逐恶人令去。长者即自思惟：「阿阇世王极大恶逆，杀害父王，岂非后时亦复于我？致杀害事，我今弃舍一切所有，忆佛先记，于佛法中，出家学道，断诸烦恼，证阿罗汉。我今宜应投佛出家。」作是思惟已，即出宝藏，施作种种悲愍利乐布施等事。

## 佛说光明童子因缘经卷第三

## 佛说光明童子因缘经卷第四

西天译经三藏朝奉大夫试光禄卿传法大师赐紫臣施护奉 诏译

尔时，光明长者施作种种悲愍利乐布施等事已，而不告诸眷属亲爱，潜诣佛所。到已，头面礼世尊足，前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愿佛今时施我善利，我今于佛法中，乐欲出家，受具足戒，而为苾刍，净修梵行。愿佛大慈，摄受于我。」

佛言：「善来于我法中，勤修梵行。」作是言时，光明长者须发自落，僧伽梨衣自然着身，成苾刍相。然后执持应器及净军，持经七昼夜，心住正念，净修梵行，威仪可法。如百腊者。

佛以自着僧伽梨衣，与覆其顶，光明苾刍，诸根寂静，一心正住。是时，空中有声赞言：「佛于今时与满意愿。」光明苾刍即复发起勤勇坚固之意，谛观五趣，生死轮回，动转循环，无有穷尽。众生诸行，种种差别，堕生死中，唯佛正法，而能解脱。如是观已，见四谛法，了知生死，远离三界贪爱之想，视诸金宝与泥土等，断尽烦恼，证阿罗汉果。三明六通，悉得具足，最上无比，履空高举，如意自在，于世名闻利养等事，而悉不着，释梵诸天，咸来供养。

是时会中诸苾刍众，见是事已，心生疑念，俱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今此光明苾刍，以何因缘，未出家时，现于人中，受天胜福？入佛法中，始出家已，即能断除一切烦恼，证阿罗汉？」

佛言：「诸苾刍！此光明苾刍宿种善根，今已成熟，逮得所利，如应决定，今正是时。是故光明苾刍，以宿善因缘，获如是果。」

「复次，诸苾刍当知，诸业果报皆从自因所作，非外地界所成，亦非水火风界所成，亦非从余蕴处界成，若善不善，皆由自业，获诸报应。」

尔时，世尊为诸苾刍说伽陀曰：

「一切众生所作业， 纵经百劫亦不忘，  
 因缘和合于一时， 果报随应自当受。」

佛告诸苾刍：「汝等谛听光明苾刍往昔因缘。过去九十一劫，有佛出世，号毘婆尸如来。应供。正等正觉。明行足。善逝。世间解。无上士。调御丈夫。天人师。佛。世尊。其佛与六百二十万苾刍众，游行到满度摩底大国城中，安止一处。彼国有王，名满度摩，其王正信，正法治国，国土广大，人民炽盛，安隐丰乐，离诸疾苦饥馑等难，亦无鬪诤怨害盗贼恐怖，人民和顺，善相具足。

「时彼城中，有一长者，名曰积财，于法正信，其家大富，财宝无量，与毘沙门天王等无有异。时彼长者，知毘婆尸如来与苾刍众，来至城中，即自思惟：『我欲请佛及苾刍众饮食供养，及就我舍安居三月。』作是思惟已，诣彼佛所。到已，头面礼佛双足，退坐一面。

「时，毘婆尸佛乃为长者，如其所应，宣说法要，示教利喜。积财长者闻正法已，即从座起，整治衣服，合掌向佛，而白佛言：『世尊！我今请佛及苾刍众，就我舍中，饮食供养及就我舍，安居三月，一切所须供给承事，愿佛慈悲赴我所请。』毘婆尸佛实时默然。积财长者见佛默然，知己受请心生欢喜，头面礼足，即出佛会，还复自舍。

「是时，满度摩王闻毘婆尸佛与六百二十万苾刍众，游行到此国城之中，即作是念：『我今请佛及苾刍众，就我宫中，饮食供养，及就我宫安居三月，一切所须，随应供给。』作是念已，即与臣佐官属围绕，诣彼佛所。到已，头面礼佛双足，退坐一面。是时彼佛如其所应，为说法要，示教利喜。王闻法已，即从座起，整治衣服，合掌向佛，而白佛言：『世尊！我今请佛及苾刍众就我宫中，饮食供养，及就我宫安居三月，一切所须，饮食衣服，卧具医药，随应供给，承事供养，愿佛慈悲受我所请。』

「佛言：『大王！我已先受积财长者所请。』

「王言：『愿佛且就我宫，饭食供养，我当告勅积财长者。』

「佛言：『大王！法尔不应违于先请。』

「尔时，满度摩王头面礼毘婆尸佛足礼已，即从佛会，还所居宫，亟遣人使诣积财长者所，传教勅言：『汝今当知，我已先请毘婆尸佛及苾刍众，汝可

别日营办供养。』积财长者白使者言：『愿王哀察，我已先请彼佛及苾刍众。』

「使还白王，王复遣告长者：『汝今居我国中，于理亦应我先供佛。』长者白使者言：『大王若言居王国中，王合先请者，理实不然；愿王今时勿相违碍。』」

「使还具白，王复遣言长者：『当知设汝所请，我亦不障，然若能造胜上食者，佛当自赴。』」

「尔时，积财长者闻是语已，即于是夜，燃以香木，营办种种清净最胜上味饮食。满度摩王，亦于宫中，办造饮食。至明旦时，长者舍中，敷设庄严妙好床座，及净水器，安布已讫，遣人诣佛，白彼佛言：『饮食已办，食时亦至，愿佛降赴，今正是时。』」

「尔时，毘婆尸佛与苾刍众，食时着衣，执持应器，诣积财长者舍，受其供养。到彼舍已，佛先洗足，处于最上妙好之座；诸苾刍众，亦各洗足，次第而坐。积财长者恭敬合掌，前礼佛足。礼已，即持最上饮食，躬自奉上佛世尊已，次第各各奉诸苾刍。是时，彼佛及苾刍众，饭食讫已，收置其钵盂手清静，次第安坐。积财长者，亦于佛前，恭肃而坐，听佛说法。」

「尔时，毘婆尸佛为积财长者，如其所应，宣说法要，示教利喜。长者得闻法已，心大欢喜，顶礼佛足，积财长者如是供养已，佛出其舍。」

「尔时满度摩王，尚于宫中，营办饮食，求胜长者，乃谓侍臣言：『我此宫中，眷属嫔御，而甚广大，何人善为营造胜上殊妙饮食，而能胜彼积财长者？』侍臣白言：『大王但当禁止诸卖薪者，而彼长者自不能办供佛之膳。』王如其言，即令禁止：『若固卖者，不应住我国中。』」

「时积财长者闻有教勅禁卖薪者，心生忿恚，即作是言：『今我舍中，自有香木，何须彼薪以焚身邪？』是时长者，舍中先燃香木，及以香油，营造饮食，是香普熏彼大城中。」

「满度摩王闻是香已，问侍臣言：『今此妙香，从何所来？』侍臣白言：『此是积财长者燃以香木，营造饮食，是彼余香，来至于此。』」

「王闻是语，知佛已赴长者所请，转复愁恼，谓侍臣言：『今我宫中，何无香木？』侍臣白言：『市无香木，其何能得？大王当知，彼积财长者家虽巨富，而无子息，一旦终歿，必无继嗣，凡彼所有，悉归于王。』时满度摩王，虽闻是语，亦复不悦，臣白王言：『大王！且止愁恼，王当别日请佛供养，如王所欲，我悉能令胜彼长者。』」

「尔时臣佐作是言已，即于满度摩底城中，悉令除去一切沙砾不净等物，以旃檀香水，洒令清净列净水瓶，焚诸妙香，以真珠宝，交错垂布，立诸幢幡，散种种华，犹如天中欢喜之园，等无有异，清净庄严，众宝具足；敷置种种妙宝之座；营办广大，细软甘美，种种上味，清净饮食色香具足，如天苏陀悦意上味，如是饮食，所应供养三界中尊。既安布已，时诸臣佐，俱白王言：『今此大城，内外清净，种种庄严，上味饮食，悉已成办，愿王请佛，饭食供养。』」

「时满度摩王，见是事已，心生欢喜，即遣使者，诣毘婆尸佛所，而白佛言：『饭食已办，食时亦至，愿佛降赴，今正是时。』尔时，毘婆尸佛与苾刍众，食时着衣，执持应器，诣满度摩王宫，受其供养。到已，佛先洗足，处于最上妙好之座，诸苾刍众亦各洗足，次第而坐。时满度摩王，即持宝吉祥瓶，自佛已降，遍行净水，以佛神力故，有吉祥龙，自然住空，持百伞盖，覆佛世尊及苾刍顶。王第一妃执其珠金众宝庄严上妙宝扇侍立佛侧，余诸宫嫔亦执宝扇侍苾刍侧。时满度摩王，前礼佛足。礼已，即持上味饮食，躬奉世尊，然后各各，奉诸苾刍。」

「尔时，积财长者知佛亦赴满度摩王所请，实时遣人，潜诣王宫，观其敷设庄严饮食等事所作何若。是人至彼，具见殊胜，贪止不还，如是累遣人去，亦复不还。最后长者即亦自往，至王宫已，备见庄严供养等事，乃自思惟：『今王宫中，如是敷设，不知何人而能办作？我家何故无能此者？』作是念已，还归自舍，谓守库人言：『汝可取诸金宝置于门首，有来求者，随意当与，勿须引入，我不能见。』时积财长者，作是念已，即入舍中，寂止一处，稽顙不悦。」

「是时，帝释天主以净天眼，见是事已，乃作是念：『今此界中，积财长者布施供养毘婆尸佛，是为上首施主，彼心净信，我宜变身助其营造。』作是念已，隐帝释天主身，现婆罗门相，诣积财长者所。到彼舍已，谓守门人言：『汝可入告长者言：「有憍尸迦族婆罗门，今在门外，欲见长者。」』」

守门人曰：『长者有言：「凡有来者，不应引入，或有所求，随意当给。」汝婆罗门！若有所欲，宜自持去，何故须求见长者耶？』

「婆罗门言：『我于诸物，都无希取，然今但欲求见长者，汝宜为我速入通达。』

「时守门人，即入白言：『有一僇尸迦族婆罗门，今在门外，欲见长者。』长者告言：『汝可谓彼婆罗门曰：「若有所求，自当持去，何故须欲求见我耶？」』

「时守门人，即出具告。婆罗门复言：『我无所求，唯欲与彼长者相见。』时守门人，再白长者。于是长者，许其相见。婆罗门入已，白长者言：『汝今何故稽顙不悦？有何忧愁？』

「尔时，长者说伽陀曰：

「『我不说忧事，    说亦不能脱，  
    若令我得脱，    我即为汝说。』

「时婆罗门言：『汝但具说忧愁所因，我必为汝善解其事。』时，积财长者具说所因已，彼帝释天主即摄婆罗门相，还复本身，谓长者言：『我是帝释天主，我今当遣毘首羯磨天子，来助于汝，营办胜上饮食供佛。』作是语已，隐复天宫，即勅毘首羯磨天子言：『汝往积财长者舍，潜助营办供佛之事，不亦善乎！』

「时彼天子奉帝释命，潜助长者，乃以神力，即变大城，悉令清静，如天境界；敷设种种上妙珍宝严饰之具，天诸宝座，天妙饮食，皆悉具足；有爱啰嚩努龙王，自然住空持白伞盖，覆于佛顶，余吉祥龙，各持伞盖，覆诸苾刍顶。有天童女，执金宝庄严最上宝扇侍立佛侧，余诸天女各执宝扇侍苾刍侧。时积财长者，即持种种上味饮食，躬自奉上佛及苾刍。

「时满度摩王，即谓使者言：『汝可潜诣积财长者舍，观其敷设庄严饮食，其事何若？』使者奉命，即潜诣彼，具见庄严殊异等事，见已忘还；复遣近臣去，亦不还，遣太子去，亦复不还；乃至最后王自诣彼，潜立门侧。

「尔时，毘婆尸佛知王在外，即谓长者言：『汝先因满度摩王发不善语业，斯为罪咎；其王今在汝舍门外，汝可速出悔谢其过。』长者即出，见其王

已，悔过自责，迎王前入。王入舍已，具见种种天妙庄严及饮食等，见已悉忘前事，乃谓长者言：『汝所供佛，胜上若此，如能日日如是供养佛及苾刍，斯无等比。』

「时积财长者起清净心，前礼佛足，发是愿言：『愿我以此，如实布施佛及苾刍，所作善根，当生获得大富自在，一切具足。所生之处，得于人中现受天福，不起多贪，具离贪行。愿如今日，得善法利，值佛正法，归佛出家。』发是愿已，毘婆尸佛及苾刍众，即住长者舍，安居三月。」

尔时，释迦牟尼佛告诸苾刍言：「于汝意云何？尔时毘婆尸佛法中，积财长者岂异人乎？今光明苾刍是也。彼时于满度摩王所，出不善语业，由是因故，果报无失，于五百生中，与母同其火焚，乃至今生，亦复如是。然于毘婆尸佛所，先种善根，及发大愿，今已成熟，为大富长者，一切具足。现于人中，受天胜福，所作善利，乃至威力等事，与彼毘婆尸佛时，等无有异。而今最后于我法中，出家学道，断诸烦恼，证阿罗汉。」

「诸苾刍！以是因缘，汝等当知，一切众生，若造一黑业因，决定当受一黑业报；若造一白业因，决定当受一白业报。是故，诸苾刍！若黑业因、若白业因，一一果报，决定无失，当知皆是自分所作。汝等诸苾刍，应如是修学。」

佛说此经已，诸苾刍众，闻佛所说，皆大欢喜，信受奉行。

## 佛说光明童子因缘经卷第四

---

【经文信息】大正藏第 14 册 No. 0549 佛说光明童子因缘经

【版本记录】CBETA 电子佛典 Rev. 1.15 (Big5)，完成日期：2010/12/27

【编辑说明】本数据库由中华电子佛典协会（CBETA）依大正藏所编辑

【原始数据】萧镇国大德提供，维习安大德提供之高丽藏 CD 经文，北美某大德提供，Jasmine 提供新式标点

【其他事项】本数据库可自由免费流通，详细内容请参阅【[中华电子佛典协会数据库版权宣告](#)】

---